

文艺轻骑 ②

学习、歌颂焦裕禄专辑



歌唱焦裕禄

A = 1 $\frac{3}{4}$

兰考县农村文艺宣传队词

张

彬曲

(5 5 5̣ 5̣ | 3̣ . 5̣ | 2̣ 3̣ 6 5 | 1̣.1̣ 1̣ 1̣) |

5 3 5 | 3̣ . 2̣ | 1̣ 2̣ 3̣ 6 | 5 — | 6 6 5 6 |

紅 旗 招 展 歌 声 揚, 焦 裕 祿 的
你 是 毛 主 席 的 好 学 生, 你 是
阶 級 立 場 站 得 稳, 貧 下
理 想 远 大 眼 光 亮, 战 天

1̣ 6 | 2̣ 5̣ | 3̣ — | 3̣ 3̣ 2̣ | 1̣ 6 |

名 字 传 四 方, 全 心 全 意
我們 的 好 榜 样, 党 叫 干 哈
中 农 永 不 忘, 艰 苦 朴 素
斗 地 意 志 强, 不 顾 生 死

2̣ 1̣ 2̣ | 6̣ 1̣ | 5̣ 5̣ 5̣ | 3̣ . 5̣ | 2̣ 3̣ 6 5 |

为 人 民, 光 輝 的 一 生 献 給
就 干 啥, 刀 山 火 海 也 敢
不 褪 色, 革 命 千 部 的 好 榜
为 人 民, 万 古 千 秋 齐 歌

1̣ . (5 5 || 5̣ 5̣ 5̣ 5̣ | 3̣ 5̣ 2̣ 3̣ | 6 5 1̣ | 1̣.1̣ 1̣) :

党。
闊。
样。
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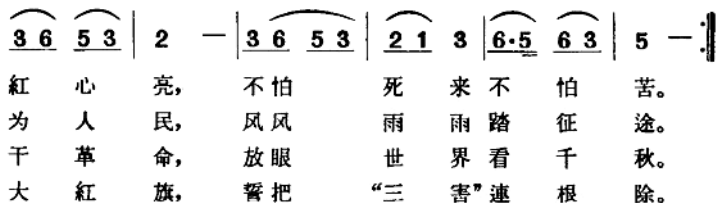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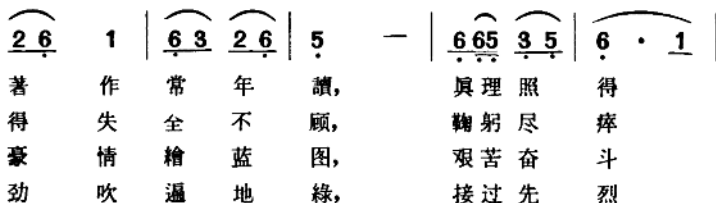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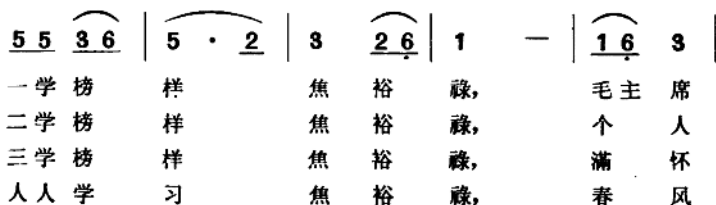
人人学习焦裕禄

G 調 $\frac{3}{4}$

郊 文詞

方 文曲

进行速、激奋地



注：最后一段可以輪唱。

編 者 的 話

学习焦裕祿同志的运动在全省开展以来，我們收到了各地文化部門、文艺团体和作者寄来了許多学习、歌唱焦裕祿的稿件，这是对党的出版工作的有力支持。我們將更好地作好編輯出版工作，以表示感謝。

当前学习焦裕祿同志，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。大家正以整风的精神，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，以焦裕祿同志为榜样，对照自己，进行学习。并在促进思想革命化，改进工作、推动生产方面，發揮了巨大的作用。因此，我們文艺工作者，应该紧紧地跟上这种形势，大力反映各个生产战綫上那些以焦裕祿同志为榜样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，以政治统帅业务，在工作和生产中做出优异成績的典型人物和事迹。并通过这些好人好事的宣传，进一步促进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自觉性，在改造精神面貌和自然面貌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。

一九六六年三月

文艺轻骑 (第二辑) 目录

編者的話

- ~~~~~ 戏剧 ~~~~~
- 領路人 (戏曲) 牧 揮 (1)
- 雪里送炭 (戏曲) 編剧: 郑州市文化局剧目創作組 (17)
执笔: 芦 飞
- 朗誦詩
- 毛主席的好学生 丁 一 (29)
- 学习焦裕祿, 一心为革命 辛 靜 (32)
- 曲
- 四杆旗 (数来宝) 开封专区文化局写作組 (34)
- 学习焦裕祿 (对口詞) 陈明珠 (39)
- 风雨途中 (山东快书) 开封专区文化局写作組 (42)
- 艺
- 九个大西瓜 (唱詞) 陈明珠 原秀瑞 尤玉春 (46)
- 老貧农探亲 (唱詞) 张名揚 (49)
- 焦叔叔叫俺这样作 馬新坤 (52)
- 歌曲 ——
- 歌唱焦裕祿 兰考县农村文艺宣传队詞 (封二)
张 彬曲
- 人人学习焦裕祿 郊 文詞 (封三)
方 文曲



領 路 人

(戏 曲)

牧 揮

时 间：一九六二年冬。

地 点：兰考县黄河故道附近某大队。

人 物：

焦裕祿——男，四十岁，中共兰考县委书记。

中寬大爷——六十多岁，貧农社員。

明 秀——女，二十八岁，中寬大爷的女儿。

王 敏——女，二十三岁，新分配工作的大学生。

小 李——男，二十岁，兰考县委会干部。

老 魏——男，五十多岁，大队党支部书记。

布 景：藍天白云，暖洋洋地。一馬平川的黄河故道，起伏的大小沙丘。麦子刚吐出綠苗，一排排的泡桐刚刚栽上。台左深处，有一座陵墓，翠柏蒼松，巍然挺立。台右露出中寬大爷家的一角。

〔幕启。音乐声中，明秀肩背包袱上。〕

明 秀：（焦急地向內喊）爹！咱快走吧！要不就赶不上下午的車啦！

〔中寬大爷上。〕

中 寬：明秀啊！爹舍不得走啊！你没看这地里的庄稼刚出苗，这一排排的泡桐刚栽上，这烈士陵园刚包上一层土……，他……他牵着爹的心啊！（坐在門前石凳上）

明 秀：爹！

（唱）儿今也想，明也盼，

盼望爹爹去住些天。

月圓盼你到月兒缺，
月缺盼你到月兒圓，
女兒接你把鞋跑爛。

爹呀爹！

你還是不捨得離開這破草庵。
看這裡連年遭災不斷，
兒那里年年丰收不缺吃和穿。
雖然年年國家有救濟，
兒不照管也心不安。
你老的吃穿兒包攬，
不再給國家添麻煩。
這離兒家不算遠，
你啥時想回來，兒送你回還。

中 寬：明秀啊，爹到你家去，說起來給國家減少負擔，倒是一件好事。
可是，在這種年頭，咱貧下中農如果帶頭走的走，逃的逃，我看
對大家影響不好呀！這……這個事我得仔細想想。

〔王敏跑上。〕

王 敏：（興奮地）中寬大爺！明秀姐！

（唱）東地栽罷西地栽，

喜得我王敏笑顏開。

你們說這裡常常鬧災害，

依我看老天得聽咱安排。

社員們苦戰不到兩禮拜，

沙地上栽滿泡桐和洋槐，

過上三年并五載，

你看那，桐樹綠，槐花白，扑扑楞楞長成材，

管教那風沙再也不敢來！

明 秀：哟！看把你高興的吧！

王 敏：那當然高興嘍！

中 寬：王敏這孩子說這話，就是對我的心思，我听了也高興。不過，我

还有話給你說呀！

王 敏：大爷，那你就快說吧！

中 寬：孩子！咱們这个地方，比不上你老家江南，你大学毕业了业分配到我們这里，一月多来，能吃了苦受了劳，能和大爷、乡亲们說的来，大爷我从心眼里喜欢你。可咱这沙窩地十年九不收，种树可不那么容易啊！大爷我这多半辈子是爱种树的，你看，这一片老林（指陵墓）我費了多少心血啊！常言說：人要經磨练，树要耐风霜，孩子！你可要經得住啊！

王 敏：噯！我記住你老人家的話。

明 秀：爹！你說起来沒个完，到底你还走不走啊？

王 敏：大爷，那你就跟明秀姐快走吧！

中 寬：孩子，我不走啦！

〔中寬留恋地看着家里的一切，看着地里的庄稼，看看远处的陵墓。突然，传来黄河水声，西边天际出現烏云。〕

中 寬：（一惊）哎呀！不好。

明 秀：怎么啦？爹！
王 敏：大爷！

中 寬：孩子！

（唱）你听那黄河打鼓咚咚响，
你看那疙瘩烏云起西方，
眼看天气有变化，
搶救庄稼要提防。
孩子呀，
我不能为了自己饱和暖，
丢开大家逃他乡！

王 敏：这天晴的滿好嗎，不会吧！

明 秀：妹子！俺爹是这儿生、这儿长，这天气的脾气他摸的透，赶紧想办法吧，别等风沙一来把树苗都拔光了。

王 敏：啊！那怎么办？

明 秀：快找队长去。

中 寬：不！咱們一起去組織社員想辦法搶救。（欲下）

王 敏：好，咱們走！

〔狂風乍起，天色突變，中寬欲下，明秀拽住中寬。

明 秀：（唱）爹爹呀，

你看狂風卷地起，
飛沙走石了不得，
爹身平時有殘疾，
不如房內暫歇息。

中 寬：（唱）女兒說話無道理，

風卷黃沙把人欺；
地裡莊稼要搶救，
我怎忍心去休息！
王敏，隨我一同走，走，走！
要決心和風沙戰戰高低！

你撒手！

〔中寬甩掉明秀速下，王敏隨下。

明 秀：哎！

（唱）一霎時風沙翻滾天巨變，

怨爹爹他不聽女兒言。
他年老體衰硬要干，
真叫女兒把心担！（傳來搶救人畜的聲音）
眾鄉親搶救人畜齊奮戰，
我這裡冒風沙快步向前……（欲行又止）
爹爹家離風口本來不遠，
保房屋我不能遠離這邊。（堵窗戶、查看房子）

〔王敏滿身塵土、拿一把泡桐樹苗跑上。

王 敏：明秀姐，你看！

（唱）无情的風，无情的沙，
它把樹苗連根拔，
風似鞭子抽我肉，

沙似鋼針把心扎。
我滿腔希望成泡影，
社員們一遭辛苦也白搭。
这个鬼地方真可怕，
用啥办法治服它？

明 秀：妹子！你沒听人家說嗎？

（唱）兰考县灾情大，
盐碱、内涝带风沙。
盐碱、内涝且不讲，
提起风沙人吓煞，
咱这里大小沙丘无計数，
沙龙、沙沟和沙洼。
解放后年年把沙治，
植树、垒墙、把沟挖。
可沙荒連年都不断，
根治“三害”还缺少好法。

〔风沙更大，屋里掉土。

王 敏：（一惊）啊！

明 秀：妹子！这风沙太大，我到屋后看看去！（下）

王 敏：（一想）对！再到地里看看去！（几次欲出，均被风挡回，忧虑地）哎！

（唱）滿腔热望到兰考，
又誰知困难重重来阻挠，
生活艰苦我早预料，
我咬紧牙关能够熬，
工作上困难才知晓，
千斤的担子我怎样挑？
看起来工作地点沒选好，
这地方无前途白受煎熬！

〔明秀内喊：“王敏！王敏！快来！房子有危险！”王敏应声跑

下。房子逐漸傾斜。王敏、明秀內喊：“快來人呀！”

〔焦裕祿滿身塵土聞聲而上，迅速以身擋住房子的後牆。小李後上，找到一根木梁抵住後牆。

〔焦裕祿、小李出。明秀、王敏跟出。

明 秀：（上前拉住焦裕祿的手）同志！真謝謝你！
王 敏：

小 李：焦書記！這是老貧農中寬大爺家！

明 秀：啊！焦書記！
王 敏：

焦裕祿：小李！你去告訴大隊支書老魏：第一、所有幹部立即深入到戶，訪貧問苦，組織搶救，照顧老弱病寡，保證人畜安全；第二、把我們帶來的救濟糧款，分發各隊，發現斷炊戶，立即解決；第三、安排好室內副業生產，組織生產自救。還有，給中寬大爺先找個安全地方住下，等風息了，派人把房子修修！

小 李：好！（欲下、又回）那老焦同志你呢？

焦裕祿：（指向陵墓）我查風口去！

小 李：老焦！那兒風太大呀！

明 秀：那兒站不住人啊！

焦裕祿：那兒風大不正是我們掌握風沙規律最有利的時機嗎？（欲下）

小 李：（難過地向前阻攔）老焦同志！你……你身體不好，昨晚一夜沒睡，今天跑了大半天，你……你一頓飯沒吃，一口水沒喝，你……老焦同志！你把任務交給我，我保證按你的要求完成任務。

王 敏：焦書記！把任務交給我吧！

焦裕祿：你就是新來的王敏同志吧！

王 敏：（驚奇地）你怎么知道我？

焦裕祿：（熱情地）知道！你到我們災區來工作，給我們增添了力量，我們歡迎你，今天，順便來看看你，給你捎來點東西，小李，回頭取來。（小李應）

王 敏：（慚愧地）焦書記！我沒有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。

焦裕祿：鼓起勇氣來，這風沙是紙老虎，不要怕它，我們一定能戰勝它。

（說罢向风沙走去，突然右腿不支，一个趔趄，小李、王敏忙上前搀着，焦裕禄摆开他们，毅然地站立起来）

小 李：老焦同志！你就让我去吧！

王 敏：让我去吧！

焦裕禄：同志们！吃别人嚼过的馍是没有味道的。小李！去执行任务吧！

（說罢，迈着豪迈的步子，迎着风沙，向陵墓边的风口处走去。

〔王敏跟着跑下。

明 秀：这是那儿的书记？

小 李：这就是新来的县委书记！（小李跑下）

〔明秀凝视着远方的人影，满怀着敬佩之情。

〔幕后合唱：

风沙怒卷似利刃，

迎风挺立领路人。

肝肠剧痛忍又忍，

忘餐废寝为人民。

〔中宽持铁锹上。

明 秀：爹！你回来了？地里庄稼怎么样？

中 宽：咳！

（唱）看罢庄稼心烦躁，

又是愁来又心焦。

社员们一冬掏劲真不小，

种罢麦又栽桐树苗。

实指望能够摘掉“灾区帽”，

又谁知今年更比往年糟。

一道道挡风墙被刮倒，

一条条拦风沟成沙包，

地里的麦苗风拔掉，

多少棵泡桐折断腰！

恨风沙咱三年颗粒未收到，

恨风沙咱一冬辛苦又徒劳。

难道說风沙咱就治不了？

明 秀：爹！这是自然灾害呀！

中 寬：（唱）难道說坐等救济慢慢地熬？

明 秀：（唱）国家的粮款咱不能要，

爹吃救济儿脸发烧。

中 寬：（唱）难道說这一草一木全舍掉，

离乡背井往外逃？

明 秀：（唱）爹爹你把話說差了，

去几家为的是把外甥瞧。

中 寬：（唱）靠国家求亲戚皆不为好，

都不如靠自力更生这路一条。

〔老魏扛着救济粮上。〕

老 魏：中寬哥！我给你送粮食来啦！

中 寬：老弟呀！党给我送来救济粮，我从心里感激，可咱这里年年鬧灾荒，岁岁吃救济，我……我吃不下去啊！

明 秀：爹！咱不吃国家救济。

老 魏：誰也不想吃救济呀！可庄稼不收当年劳，咱已經七季絕收了。

中 寬：除了吃救济，再沒别的办法了嗎？咱不兴把风沙治治？

老 魏：老哥！咱那年不治！可遇上这严重的自然灾害……

中 寬：别的地方沒有自然灾害？都是解放了的土地，都是翻了身的农民，人家能跃上去，就不兴咱跃跃？

老 魏：条件不同啊！风沙、内涝、盐碱，“三害”挡道，这是咱兰考的關鍵問題。

中 寬：（不相信的自語）“三害”挡道，这就是咱們的關鍵問題？

老 魏：对！老哥呀！这粮食你先留下，咱慢慢再想办法。

中 寬：不，你还是把它送給最需要它的社員吧！

老 魏：回回来送救济粮，你回回都不收，这么大年紀了，身体又不好，又不能搞个副业，老哥！你喝西北风啊？

中 寬：我……

明 秀：我接俺爹去住些时。

老 魏：那也不是长法啊！这样吧！你这房子也不中了，干脆搬我那去，咱老哥俩一起，有我吃的，就有你吃的。

中 寬：你……你不摸我的心啊！

老 魏：就这吧！我还要去别家送救济粮，回头来接你。（下）

明 秀：爹！您别打别啦，等风住了就走吧！这房子危险啊，刚才要不是焦书记来顶住，只怕早塌了。

中 寬：（感激地）焦书记！他在那儿？

明 秀：刚才见他在烈士墓查风口，现在只怕已经走了吧！你没想，一个县委书记，该多忙啊！（进内）

中 寬：（思索片刻）我得找他去！（欲下）

〔焦裕禄迎着风沙、迈着艰难的步骤唱着《南泥湾》走上。〕

〔中宽大爷顺着歌声见到上场的焦裕禄，他没有想到这就是新来的县委书记。焦裕禄看见中宽大爷，立即上前拉住他的手。〕

焦裕禄：（兴奋而亲热地）你就是中宽大爷吧！

中 寬：（惊喜地）你是……焦书记！

焦裕禄：叫我老焦吧！

中 寬：老焦！这么大的风沙你咋来了？

焦裕禄：毛主席叫我来看望你老人家。

中 寬：（眼里噙着泪）谢谢党，谢谢毛主席！

〔王敏跑上。明秀上。〕

王 敏：焦书记！（焦裕禄打招呼）

焦裕禄：中宽大爷！党派我来给你送点救济款，让你治治身上的残疾，修修住的房子。（掏钱给中宽，中宽不收）

中 寬：（激动地）老焦啊！我……我说啥好呢？

（唱）风沙天你亲自登门问候，

句句的贴心话暖上心头。

回想起旧社会我辛酸尝够，

半辈子为地主作马作牛。

那时候风沙天地主逼债，

逼得我房檐牛屋到处溜——
常遭到地主足踢皮鞭抽。
四三年遭荒旱逃难奔走，
全村人饿死大半，无人把尸收。
现如今七季绝收颗粒未有，

（夹白）可是有党的领导、各地的支援、依靠咱生产自救——
没伤一口人，也没死一头牛。
怨只怨“三害”挡道咱办法没有，
不能够支援国家，觉得满面羞。
吃救济我老汉心难受，
俺闺女硬劝我往她家奔投。

明 秀：（高兴地）爹！

焦裕禄：大爷！

（唱）新旧社会不一样，
现在是人民作主把家当。
上有毛主席的好领导，
下有人民公社力量强，
旧社会家家单干寡人助，
新社会一人有事万人帮。
只要咱依靠人民心向党，
“三害”的命运不会久长。

大爷！越是困难的时候，咱贫下中农越要挺起腰杆来呀！

中 宽：老焦，你说的对，我可不想走啊？老焦啊，听说你刚来兰考不久，我们这里可是个苦地方啊！

焦裕禄：不，大爷，我到兰考不久，就爱上这地方了。

中 宽：你看那一堆堆的沙丘！

焦裕禄：沙丘！栽上树岂不是一簇簇绿林！

中 宽：你看那一坑坑的涝洼！

焦裕禄：涝洼可以栽苇、种藕、养鱼！

中 宽：你看那盐碱一片白。

焦裕祿：治住它，把它變成一片青！

中 寬：照你這麼說，我們這里全是寶地？

焦裕祿：對！和我們祖國別的地方一樣，全是金不換的寶地。

中 寬：老焦！你真說到我心窩里了，我生在蘭考、長在蘭考，汗水和血淚也不知浸透過多少片土地啊！听人家說我們家鄉不好，我是不高興的。可我們沒有把家鄉治好，我這心里有疙瘩呀！

明 秀：焦書記！咱這地方，“寒冬風沙狂，夏秋水汪汪”，沒法治啊。

王 敏：老焦同志！這地方困難就是大呀！

焦裕祿：同志們！如今是人民的天下，印把子在咱們手里，咱們蘭考有三十萬勤勞的人民，有烈士們流鮮血解放出來的九十萬畝土地，在黨的領導下，一時有天大的困難，也一定要殺出一條路來！同志們！你們往這看！（指烈士墓）

王 敏：
明 秀：那里是一片風沙，不見天日！

焦裕祿：風沙的下邊？

王 敏：
明 秀：蒼松翠柏，烈士的陵墓。

焦裕祿：你們知道那里埋的是什麼人？

王 敏：不知道。

焦裕祿：大爺！你知道吧？

中 寬：（點頭）孩子們啊！

（唱）提起話來話兒長。

回憶往事心痛傷，
舊社會黃河決堤洪水茫茫，
咱這里一年更比一年荒。
自然災害且不講，
地主匪軍賽閻王。
國民黨新五軍燒殺奸搶，
狗地主還鄉團逼債逼糧，
餓死白骨鋪路上，

多少亲人逃他乡。
四八年党领导人民闹解放，
解放军四进四出驱虎狼，
多少烈士英勇死！
多少同志身负伤！
咱这区一月牺牲九个区长，
有一位同志啊！
被敌人杀害了破腹抽肠！
阶级深仇不能忘，
乡亲们把烈士埋在村旁。

焦裕禄：同志们！中宽大爷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堂课。兰考这块地方，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，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，就把它让给敌人，难道我们能把它丢掉吗？

众：不能！

焦裕禄：对呀！

（唱）先烈们对锦绣山河寸土不让，
我们应百倍热爱这块地方，
首先在思想上打好胜仗，
为改变兰考面貌奋发图强。

咱们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，它虽然是灾区，穷、困难多，但灾区有个好处，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，培养人的革命品格。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。

中 宽：老焦啊！你说的我心里热呼呼地，你说咋干吧？

焦裕禄：大爷，你们看——（示地图）

王 敏：地图，这不是兰考县的地图吗？

明 秀：你这里划的圈圈、点点、叉叉是什么？

焦裕禄：这是沙丘、风口、碱地的记号。

明 秀：啊！这沙丘——

焦裕禄：沙丘有数！

中 宽：有数咱就能治住它！